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安守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究遺卷十

左庶子葉酉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註周之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

三月作丘甲

傳為齊難故作丘甲按司馬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據此則四丘共出步卒七十二人每丘纔出十八人耳步卒七十二人分隸甲士三人每甲士一人領步卒二十四人共二十五人為一甲今每丘纔出十八人是一丘所出不滿一甲之數作丘甲者蓋每丘使出一甲増多步卒六人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杜

註謂甸所賦使丘出之增至四倍必無此理且杲爾當謂之作丘乘不當謂之作丘甲矣胡氏引李靖之說以駁之良是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狄

宣公不事齊十八年齊與晉盟懼而乞師于楚今聞齊將出楚師故又與晉盟懼齊楚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

劉康公邀戎遂伐之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尊王故不言戰以自敗為文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人殺頃公之嬖人盧蒲齊侯親鼓之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杜註其義未聞按魯被侵伐而取田邑者皆不書諱之也或疑哀七年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經

不諱則此不應獨諱取龍不知取讙及闡考之經文但書取而不書伐則左氏傳誤公羊以為賂似得其實以賂取之非以兵取之也故不諱與齊人取濟西田同義安得執彼以疑此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按以衛及齊者鞌之戰衛與魯同役故春秋内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六月癸酉師陳于鞌郤克傷于矢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按魯舊二軍鞌之戰四卿

並將主帥及其佐也兵以帥為主而四卿並書者重錄内也終春秋小國之大夫稱人而曹公子首獨以名見葢三桓矜其事故與是役者誌之特詳臧孫許如晉乞師不書者郤克本以婦人之笑而欲甘心于齊所為救魯衛者特名耳若書乞師則似晉真為魯出師矣春秋序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𡨥齊地乃春秋竟書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云云者葢春秋内魯又以伯主内晉而齊恃强凌弱晉以救

魯衛為名其兵端又實開自齊故齊雖受兵之國而不以之主兵所為義理之權衡也前衛及齊戰于新築則新築衛地其主衛書及更無可疑者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許之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按以晉及齊者與戰書及齊同義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事同故書法亦不異濟西為曹所侵汶陽為齊所侵皆晉人命以歸魯藉伯國之力而得之故皆不曰歸而曰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

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

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楚人許

平十一月盟于蜀望溪先生曰蜀之盟不諱公何也

此義之變也楚師内侵以鞌之戰故三桓懼討而以

公試焉且是盟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邾鄫

徵國皆以大夫會而魯獨君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書公而不諱所以著三桓之罪也按公與外大夫會盟以其降等屈尊故諱不書公此乃三桓懼討不敢往會而以公試焉非公之自為降等屈尊也故不諱卿不名先儒以為貶非也大夫會盟至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始列序前此皆稱人鍾離以前大夫會盟舊史亦未必盡稱人但或名或不名聖人概削之以歸于一不然如此盟所稱楚人明是嬰齊公親預盟又不須告舊史焉有不名者哉蔡侯許男不書左氏傳乘楚車也謂之失位齊序

鄭下者非卿故望溪先生曰此會楚主之故秦先于宋而蔡後于從楚之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敗諸丘輿杜註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按公羊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傳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杜用左例故曰非禮然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十二月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衞侯燬既葬而衞成稱子則公羊之說似得其實此未葬而稱爵者以踰年故然雖踰年而究未葬謂之非禮亦宜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晉獨潛軍深入為鄭所敗于諸侯無與也故無所諱而告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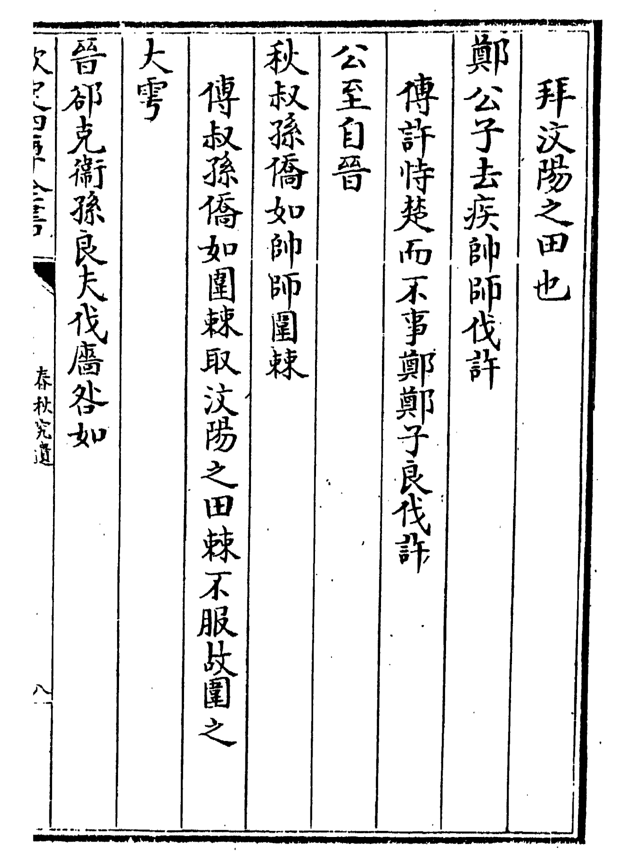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據古廟制考宮非新作廟也新之而遷舊主易以新主焉耳是時廟扉既徹舊主既遷易檐改塗方卜日以待新主之入而忽遇災既不得追稱僖宮又不得預稱宣宮故曰新宮先君之主不得以時入廟嗣子及羣臣臨哭禮固宜然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殆以厚葬故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傳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于是始按及不書公者凡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諱之也此盟在國都之内其不書公者又以書内事故非徒嫌其體之不敵而已與内大夫出聘不書公使其義正同

鄭伐許

鄭不稱人義見文十年秦伐晉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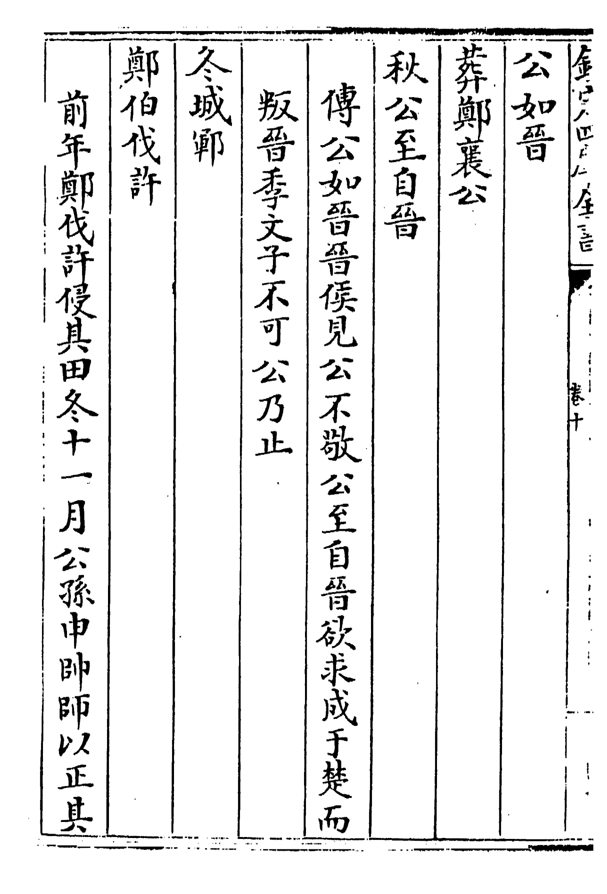
傳通嗣君也宋聘魯始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傳歸叔姬故也杜註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不可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伐許

前年鄭伐許侵其田冬十一月公孫申帥師以正其

界許人敗諸展陂故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按
三月鄭伯堅卒此未踰年而稱鄭伯與宣十年四月
蔡侯元卒冬書蔡侯使國佐來聘皆既葬稱君葢因
葬後日月尚遠故既葬遂即位此禮之變而左氏遂
據以為例殊失考又按傳稱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子
反救鄭經皆不書者許素服屬于楚晉不應救晉之
救許特借名以伐鄭耳非真救許也故不書晉楚爭
鄭並未接戰同盟蟲牢則鄭已服于晉矣故伐鄭救

鄭皆不書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杜註出也吳氏澄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予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以上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顧歸魯故叔姬旣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仲孫蔑如宋

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註野饋曰餫

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

紀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鄭伯歸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與晉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按盟垂棘不書者書蟲牢足以概之故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啖氏助曰左氏意以為武功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韋之戰不應經五年方立之

取鄟

鄟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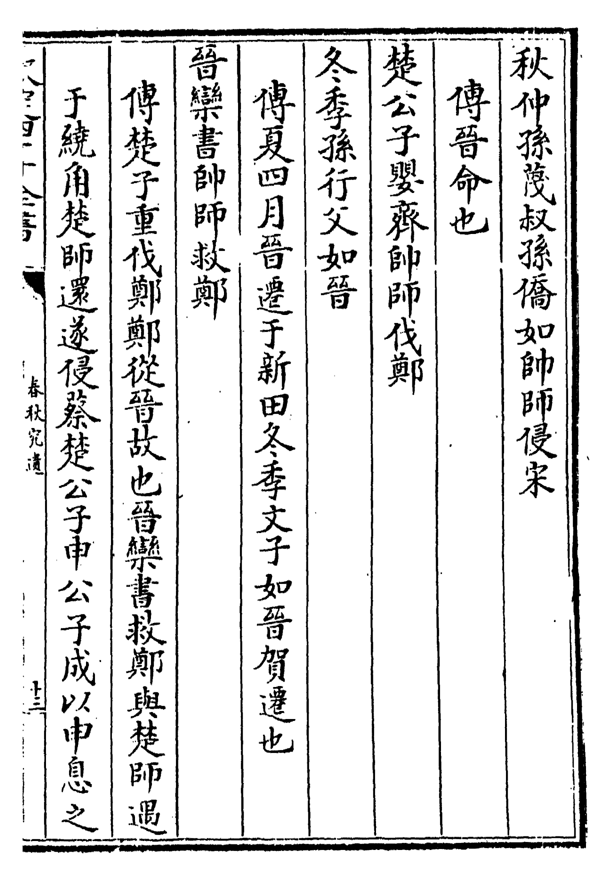
前年同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故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按經不列序而只書衛者先儒謂不予晉人率戎蠻以攻中國非也晉不當率戎蠻以攻宋列序之其罪不更著乎𦚠晉以伯宗夏陽説皆非卿故輕其事而不以告而衛孫良夫則卿也故衛以侵宋告魯史承告文故單書衛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夏四月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

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可乃還按救或書或不書者以有告有不告故先儒亦有見及者矣但同一救也何以有告有不告葢與大衆遣大帥則告重其事也若第遣偏師赴救則不告輕其事也如趙盾當國故元年救陳則告郤缺于宣公八年代趙盾為政故九年救鄭則告欒書五年將中軍故六年救鄭則告其告者以主兵者為中軍帥故也其他如荀林父五年救

鄭其時趙盾專晉林父非中軍帥也故不告十年士會救鄭十二年傳稱士會將上軍非中軍帥也故不告其不告者以主兵者非中軍帥故也惟陽處父非中軍帥而亦以救江書者此又與侵伐非中軍帥而亦告同義葢皆書帥師則皆用大衆故耳若荀林父士會之救鄭既非中軍帥殆並不用大衆故輕其事而不以告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杜註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吳伐郯

吳以國舉義見莊十四年荆入蔡下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牛者未卜日之稱也故前書免牛後書不郊免牲則

不郊不待言故僖公三十一年書免牲下第書猶三

望不書不郊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鄭子良相鄭伯以如晉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杜註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按宋以五年辭會魯與衛受晉命交侵之至是與會傳不稱宋服者以蟲牢之盟宋公在列本未嘗背晉而從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按傳稱巫臣大通吳于上國則州來之入必吳以告于魯是以書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註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杜註齊服于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按田本魯田而以歸為文者凡以物與人曰歸此與歸粟于蔡之歸同義杜作還字觧葢據晉人之意以為昔取之而今還之耳稱晉侯者三年之中一予一奪雖田本魯田竟强之以畀齊何以為伯主乎故書爵

晉欒書帥師侵蔡

杜註六年未得志故

公孫嬰齊如莒

傳聲伯如莒逆也杜註是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聘共姬也杜註昏禮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按大昏六禮逆女最重納幣次之二禮自當使卿至所謂下達按下達舊註不確儀禮經傳通解辨之甚詳但華元之聘當是先來請婚迨既有成言然後徐行六禮耳乃六禮之所托始者也正當與二禮並重安在其不當使卿

哉春秋時去先王之世已遠昏禮率多簡畧惟逆女使卿而外大都皆使大夫今宋以伯姬賢聲遠聞特隆其禮故聖人詳書于冊正以其使卿合禮著伯姬之見重于夫家也豈以其不合禮而書之以示譏乎後書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並三國來媵其義正與此同杜註不確禮經散亡聚訟者多掇拾三傳臆為之說如諸侯不再娶及昏禮不使卿之類皆不足信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正義昏有六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註云
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
許之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所謂下
達也下達之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
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歸既卜得吉又
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
也納徵有元纁束帛儷皮諸侯謂之納幣納幣之後
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

有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納幣今惟書納幣者
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莊姬為嬰
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趙嬰盾之弟莊姬成

公女趙朔妻朔盾之子原同屏括皆嬰之兄武莊姬之子殺大夫稱國稱名而不去其官史之常文王氏樵曰據左氏則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强合然嘗深考之則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也但史記謂同括嬰並見殺于下宮之難則傳聞之誤耳晉殺同括因莊姬之譖同括雖死趙盾之室自在使無他外患莊姬何至無依乃將武畜于公宮乎景公何不念莊

姬趙武之尚存恐即以其田予祁奚乎盈朔死于下宮之難盾之系已絶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專趙氏之政趙嬰通于莊姬同括因而逐之雖曰以罪然其心未必不由于爭權故内則莊姬怨之外則欒郤疾之因得以合而行其讒焉趙武之匿始則虞屠岸賈之害終使武而尚存亦必非原屏所利也故從姬氏畜于公宮及原屏既死韓厥始言于公而立之此事之實也愚按此說頗似有見但屠岸賈無端發難至

滅趙氏之族此何如事而三傳俱毫無影響何耶至王氏以莊姬不應無依為疑則又有可解者趙氏自盾弑靈之後其族甚强已早有以中其君之忌而原屏各之徒也其席寵怙勢尤必有不自檢束而為國人之所共疾者故莊姬之譖一入而晉景即斷然誅之至赤其族而不顧蓋以桃園之事為前車而惟恐其復動于惡也莊姬止知譖殺同括以洩其逐嬰之怨而不知同括皆盾之異母弟同括罪至族盾之子

孫安得全故莊姬雖以成公姊且事由姬發亦只貫其死而以其田賜祁奚于是趙氏之家遂破是時武方在繦褓中乃爲留其一綫而使姬畜之于公宮此固事勢之所宜有者豈必有他外患而姬始無以自存乎據史記晉世家亦止云誅趙同趙括族滅之並不載屠岸賈事王氏說恐未必然闕疑可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變錫命言賜命者先儒以賜者謂有加也其說穿鑿

不可從竊以錫者據上為文有寵嘉之意焉如詩王錫申伯王錫韓侯及易王三錫命之類是也賜者據下為文有榮幸之意焉如禮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及魯論君賜食之類是也成公即位八年而天子始來賜命具為請之也明甚請而得之有榮幸之意故據下為文曰賜若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恩出于上有寵嘉之意故據上為文曰錫若錫桓公命則桓公已薨不得據下為文也更

審矣其變天王而稱天子者魯史舊文王止稱王有時而特致其尊稱則曰天子來賜公命有榮幸之意故不稱王而稱天子所謂特致其尊也聖人仍其舊文葢欲著其以請而得之之實而周與魯之均有失焉者乃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之卒必有變然後書杞叔姬書卒者以出而喪歸于杞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季孫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

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按春秋時異姓媵女者甚多未必皆不知禮毛氏奇齡曰媵女若必同姓則秦楚嫁女别無可媵故唐陸淳亦曰莒姓已邾姓曹同姓最少將孰媵乎其

說可存以備參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請之也杜註叔姬已絶于杞魯復强請杞使取還葬按叔姬年老而歸于魯必與他悖義而出者不同杞伯之逆其喪以歸也未必由魯强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内女歸非失禮不書此書歸者以莊姬賢故不書逆女者蓋行聘納幣其禮為宋所獨重言其重者既足以録伯姬矣至逆女使卿則當時諸侯之所同者也輕其事故畧之然則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何以書

彼不書行聘納幣故不得不書逆女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義見華元來聘下

晉人來媵

義見衛人來媵下

秋七月丙子蔡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

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救鄭不書者不告故

冬十有一月葬𦙶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傳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按莒潰書日者有渠丘潰在前春秋

書其重者故以日別之也鄆即莒與魯爭者四年書城鄆此四五年間不知何時復歸于莒或楚因伐莒之便即遣師伐魯而入鄆歟伐莒稱嬰齊入鄆稱楚人先儒謂春秋于楚無所不盡其辭非也嬰齊伐莒莒潰當入莒其入鄆者必別是一軍大夫將故稱人若莒潰之後嬰齊復移師入鄆則當書遂入鄆不當覆舉楚人

秦人白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傳書時也中城杜註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臧氏震曰漢志廩丘作厚丘註誤廩按廩丘屢見于左氏傳定八年哀二十年二十四年必無皆誤之理但謂魯畏晉不當城此則確不可易厚丘在今海州沭陽

縣北六十里魯地當不至此定六年城中城杜註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中城若為厚丘在今之海州懼晉而城此何為乎中字應作内字䏈杜註不確望溪先生曰穀梁傳非外民胡傳譏警守之微皆非也未有設險守國而城宮外之城者必夫人僑如穢迹彰聞欲去季孟因恐季孟圖已而陰為之備耳其後沙隨之會孟獻子守于公宮則當時國勢可知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晉命也稱衞侯之弟義詳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

聘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吳氏澂曰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五卜不從

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

人殺繻立髠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

盖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按晉太子與會而書晉侯者當以會召諸侯之時晉侯尚無疾也既疾而諸侯已皆赴會不可以中止乃使太子代之其著于策書者仍稱晉侯葢不忍豫其疾之必死也春秋安得而易之晉使太子會諸侯非立以為君也左氏妄說耳故無貶辭

鄫人來媵

義見衛人來媵下

丙午晉侯獳卒

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杜註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按晉用夏正據此似亦用周正矣考隱三年傳稱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用周正則麥與禾時皆未熟此鄭事也又用夏正雖杜註云言取者蓋芟践之乃從而為之辭終覺傳會不安彼其所以有是異同者夏時得

天列國紀載多用之非特晉用夏正而已左氏傳凡用夏正者類皆採自列國之史其本魯史舊文者用周正如襄十五年晉侯周卒經書十一月傳亦稱冬十六年葬晉悼公經書正月傳亦稱春與此晉侯獳卒經書在五月後傳亦稱六月其義正同葢晉侯食麥其事至瑣陷厠而卒非晉史所宜言左氏云云必當時魯史因公之見辱故載此傳聞之說以醜之魯史用周正左氏本其舊文此時月之所以與經合歟

其他凡時月傳與經合者倣此

秋七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杜註諱不書晉葬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去年伐鄭公自會所遂如晉故以自晉致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

傳晉侯以公為貳于楚也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報聘且涖盟也杜註郤犨文子交盟晉魯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正義遣使為輕君親為重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杜註鞍以前之好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

晉按奔必書出者史之常文先儒謂自周無出果如其說天王何以書出居于鄭乎彼其所以為此說者殆由見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子瑕之奔皆不書

出耳不知子朝與敬王分國而居三族奉之敗而奔楚不可以出言也子瑕于傳無考以内大夫叛歸父及晉先蔑奔秦不書出之文例之必在外而奔者也不得執彼以疑此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按晉楚之成不見于經蓋舊有晉令鍾儀

歸求成之説事竟不集又以向戍之事或傳聞而屬
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若果如傳云云則瑣澤之
會宜大合諸侯以盟之矣何以魯衛之外並鄭宋皆
不與耶不致者與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同
蓋非殷會不致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書晉乞師自此始伯主徵兵討貳賦有常數不須乞也乞之云者殆欲增多于常數之外耳觀十八年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可知其數之無定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杜註戰敗績不書時公在師不須告克獲有功又無所諱葢經文缺漏傳文獨詳按此非缺文也聖人筆削之義存焉葢天下諸侯之不知有王也久矣魯十二公未有能行朝覲之禮者欲誅之不可勝誅然不可不一示其意故因此年伐秦之役遂大書于策曰公

如京師京師王所也非朝王何以如京師乎乃繼即書曰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稱公及諸侯朝王又稱劉康公成肅公二人會伐皆没而不書而獨覆舉京師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意可見矣朝王不書者師過而朝不予其朝也不書劉成二公者以晉齊宋衛鄭曹諸君凡與公同此役者其罪皆與公同科故特没劉成二公以見義焉葢二公王臣自不當以此罪相及耳意在

罪諸侯之不朝若書戰及敗績則為會伐之常詞而習其讀者或弗之察矣此聖人筆削之義宜為游夏所不能贊者歟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按內夫人書娶者五桓莊文宣成也餘不書先儒或以合禮則不書果如其說則成夫人之娶于禮並無不合者而此以逆女書何說乎葢大昏萬世之嗣其重與即位薨葬等聖經必無不書之理其不書者如隱僖二公大都娶在即位前定哀不可考若襄公即

位纔四歲其娶不書者必以娶不成禮故耳觀哀公以冕而親迎為問則必魯至哀公時親迎之禮久廢不行故一聞子言遂疑其已重使當日此禮猶相沿不廢哀公豈宜有是問哉不親迎為不成禮不成禮即不書娶為其不成乎娶也如文夫人之逆不使卿于娶夫人之禮未協春秋即不書夫人為不成乎娶夫人也義與此同而逆不使卿非六禮不備也故仍書娶今反以娶不成禮者為合禮故不書是徒知喪昏賤逆娶仇女以及齊侯親送至魯境為非禮而不知六禮之不

可不備矣葢六禮不備雖無喪婚賤逆娶仇女及親
送至魯境之失然謂其成乎娶不可也六禮克備雖
有喪婚賤逆娶仇女及親送至魯境之失然謂其不
成乎娶亦不可也而有喪婚賤逆娶仇女及親送至
魯境之失雖成乎娶其失要不可掩聖人豈以書娶
不書娶爲褒貶哉襄夫人歸氏非宋子齊姜比因其
爲小國女而遂輕之此其娶之所以不成禮也定哀
二夫人之不書娶義當倣此惟昭公娶吴女以結强

援未有不成禮者而不書娶以娶同姓諱之也若以合禮則不書如昭公者豈得謂之合禮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註四年鄭公子申疆許田許人伐之不得定其封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書叔孫者承上文從省宣公元年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不覆書公子正與此同左傳舍族尊夫

人也其說非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秦伯不名史失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遂生而賜氏嬰齊其子也故可稱仲非後歸父而

以王父之字爲氏也然則歸父何以不稱氏公子之
子稱公孫例也故歸父與嬰齊皆當稱公孫今嬰齊
所以不稱公孫者魯卿有兩嬰齊皆公孫也一爲聲
伯屢以會盟侵伐之事見于經獨仲嬰齊一無所見
若于其卒時亦稱公孫嬰齊則與聲伯相亂而十七
年卒于貍脤者不知其又爲何人矣此文法之不得
不然者公羊之説謬甚後世議禮之家乃援以爲據
于是子也而以爲孫弟也而以爲子其所害于倫理

者豈淺鮮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傳十三年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按負芻殺太子之事經應書

而不書者葢晉人既以役之勞請侯他年又不欲負

芻之知其將見討也于是佯若無是事者而命諸侯

勿籍觀此會曹伯在列則並不知晉有見討之意可

知惟諸侯皆秘其事故魯史遂没其文舊史之所無

聖人不得而益之也然則筆削之意安在乎如十六

年曹伯歸自京師左氏傳止云曹伯歸魯史較左氏

恐亦未能有以相勝聖人去其名而以不能討賊為

天王病則是筆削之義存焉矣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先儒以為伯討非也執所當執據事直書而其美自見聖人豈屑屑焉以稱人稱爵為襃貶哉葢與下歸于京師連文有請命天子之意焉請天子命所以謹侯度也故不得不以爵書耳歸于京師說見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燧遂侵衛及首止按侵衛不書者因侵鄭而及之餘事不足書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傳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是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

華喜公孫師師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遂出奔楚杜註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恭奔若衆故以為國惡而諱之也襄公三十年書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蒙上文不覆書鄭良霄此獨覆書宋華元者以蕩澤亂而出奔因魚石許其請討而歸宋兩事也故覆舉宋華元若良霄則奔許入鄭皆與駟氏為難其積怨深怒不至于乘間為亂不止一事也故不復舉鄭良霄此與僖元年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十四年諸侯城縁陵一覆書一不覆書其義正同先儒或以為賢華元固非或以鄭許接壤夯與入一時之事晉宋懸隔夯與歸非一時之事故有覆書不覆書之異其説恐亦不確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會吳鍾離始通吳也杜註殊會明本非同好按吳時在鍾離僑如及諸侯之大夫先行會禮乃偕往鍾

離而與吳通好故會而又會文當然耳杜註似不的知雨次皆行會禮者以首止公及諸侯不先行會禮即不書會而書及故知此不書及為先行會禮也

許遷于葉

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不書楚遷者許所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下著樹為冰記寒甚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卒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呂錡射共王中目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晉入楚軍三日穀按
敗績書楚子者楚子親集矢于目君為重故書楚子
不書伐鄭者未及鄭而與楚遇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
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子鉏公子偃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杜註不諱者恥輕于執止按註意謂不見而已不如黑壤之見止也故黑壤諱而此不諱胡氏曲直之說恐不確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正義宋衛不書後至故也按王臣與戰伐自此始望溪先生曰前此桓文倡伯徵兵討貳不

聞請命于王非禮也而實伯事之盛也及楚氛益熾中國懾威諸侯疑貳然後援王臣以屬之禮也而實伯事之衰也然其號則正義亦無疵焉惟前十三年伐秦不書劉子成子則筆削之義存焉爾按先生所謂筆削之義又與郿見不同其說具通論内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按諸侯反國皆名

獨曹伯不名者蓋返國而目其人更始之義也弑逆之賊豈可與之更始乎故不名僖三十年衛侯鄭亦歸自京師而書歸于衛此獨書歸自京師者以不能肆諸市朝病天王之失刑也不言自京師歸于曹者曹不可與京師相對舉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傳宣伯使告郤犨曰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

莒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按傳稱待于鄆則此時鄆尚屬魯九年楚人入鄆其為伐魯而入鄆也無疑然則何以不先書伐我楚入莒之後潛師入鄆初不覺其師之至也故不書伐至昭元年書取鄆必中間為莒所得經傳皆無明文其事不可考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望溪先生曰公在會而執者季孫盟者季孫晉人以

公為贅疣矣

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者兵未交也

乙酉刺公子偃

杜註偃與鉏俱為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傳鄭子駟侵晉虚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杜註不書救以侵告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註單伯稱子葢降爵其説非也望溪先生曰天子之卿本當以行次稱二雅所稱南仲申伯召伯方叔周語所稱樊仲是也春秋之初列會而稱王人者皆王朝卿大夫以不可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

故但稱人至文之世晉卿會盟皆以名見而不稱人

王朝之卿無轉稱王人之理故女栗之盟特稱蘇子以尊異之自是王臣皆稱子閔公篇書高子來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稱魏子南面則子為時人相尊異之稱而非先王之典法明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傳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與去年同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

九月辛丑用郊

杜註九月郊祭非禮明矣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黄氏澤曰用郊者以郊為用也葢謟神以求福耳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故曰用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十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按齊稱人非卿也自成以後列國之卿會盟侵伐皆以名見其不名者皆大夫故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一月無壬申陸氏淳曰文誤公穀之説鑿甚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嬖返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外嬖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遂殺郤錡郤犨

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杜註以其刧已故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傳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十八年正月庚申使程滑弑厲公按弑州蒲者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殺杜註君無道非也凡君而至于見弑無道者多矣何獨于此而稱國以弑乎葢晉自靈公不君不競于楚及成公即位趙盾專政其勢稍復振起然三强未服楚氛方熾爭鄭爭陳一彼一此至于景公

邲師敗績楚勢愈強直至厲公之世狄患旣希齊復
受盟麻隧之戰西抑強秦鄢陵之戰南摧僭楚葢自
文襄旣没以來晉勢之強未有過于此時者也夫何
外患方平内憂旋作君弑臣殺兩敗俱傷晉主夏盟
而禍機之一發而莫可禦也遂至于此故以春秋之
常文例之不特弑州蒲當目欒書中行偃即殺胥童
非厲公也亦當稱晉人乃胥童之殺旣與三郤同文
州蒲之弑亦第以國舉若書偃絕無與于其事者葢

故為是一施之辭大書屢書以甚晉國之亂見驕侈之為禍甚烈而傷伯業之幾于不振也其示人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或以書偃此時方用事必不以實告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第書其國有是事而已果爾則如齊商人之弒其君必不以實告更審矣何以直斥其名而不為之少寛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無咎奔莒其子高弱以盧叛齊侯使崔杼為大夫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宫之朝

公如晉

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接魚石何以不書叛先儒謂其將以亂國不止于叛君非也人臣而至于叛君雖弑逆之事亦無不可為乃謂其罪較之亂猶末減也可乎且將以亂國孰有甚于宋華向之入于南里者而經亦書叛則魚石之不書叛非以叛不足以蔽其辜也可知矣蓋入而書叛者謂將據其所入之地以與君抗故謂之叛當未入之時無罪也若有故而去乃敢挾大國以求入焉則未入而先有無君之

心矣未入而先有無君之心是叛在入先不待入而後書叛也晉欒盈之不書叛義與此同而欒盈之不書叛又與鄭良霄有同義焉叛必有其所據之地入于國都不可以叛名也不書楚納者魚石將為亂于國故特書復入以深罪之若書楚納則似專以不當納為楚罪而誅絕魚石之義不見矣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以納突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以納朔二十四年戎侵曹以納赤皆不書納其

義正與此同至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則莒公子召之齊特遣兵送之耳若以納書尤非其事之實矣其書復入者左氏傳謂以惡曰復入亦非也大夫返國皆書歸歸者歸其位也以惡則曰入不必書復入而後為以惡也其所以書復入者先有無君之心又入而據地以叛罪有重科故曰復觀鄭良霄之入不書復其義可見

公至自會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

于是驟朝于晉而請昏焉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

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虚朾

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杜註不

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丁未葬我君成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春秋究遺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安守樂

謄録監生臣沈成均

春秋究遺卷十二

左庶子葉酉撰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按春秋書地例不係國彭城獨書宋者以楚人既取之以封魚石矣故特正其為宋之彭城則楚人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皆不待貶絕而自見矣晉以五大夫歸不書者罪人既得不肆諸市朝而置諸瓠丘以其寛亂賊之誅故輕其事而不書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傳晉韓厥荀偃以諸侯伐鄭入其郛于是東諸侯之

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吕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按

楚不書救鄭而書侵宋者宋以侵告故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杜註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按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于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猶以為未聞喪乎且經但書冬安見為十月初也註葢因傳以為禮故從而為之辭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卿因晉亦非卿故以國序在衛上望溪先生曰以此知將卑師衆稱師而不稱將將尊師少稱將而不稱師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䓨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註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

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按城虎牢不係鄭者春秋書地例不係國十年戍鄭虎牢乃係鄭者以既成于晉疑其為晉地故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杜註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悼公謙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于外若似相就然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會諸侯使士匄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己未

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按凡會盟并舉必先書會而後書盟會不日而盟日

故會盟同日者則書日于會之上會盟不同日者則

書日于盟之上此例之無可疑者也而與盟不同日

之會必書地如葵丘之盟先書會于葵丘重丘之盟

先書會于夷儀之類是也其不書地者或有伐救之

事則書會伐會救如馬陵柯陵之類是也獨此與文

十四年新城之盟先書會而列序諸侯之下即書日

並無伐救及于某地之文葢諸侯始將為會至期而更為盟本無伐救之事故不書伐救並未嘗行會禮故不書會某某于某地而其始以會召故先書會而後書盟所以别于始以盟召諸侯者也本望溪先生說

陳侯使袁僑如會

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杜註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按大夫而必冠之以諸侯者别其為外大夫也凡春秋書諸侯有不主魯書及者統魯在内有主魯書及者不統魯在内蓋諸之為言衆也諸侯猶言衆侯故主魯書及其所謂諸侯者自不統魯在内于文無所疑此以叔孫豹為主書及若不冠之以諸侯則叔孫豹魯卿亦大夫也主魯卿書及而單言大夫猶主魯君書及而單舉侯之一字也何以别其為外大夫外諸侯乎此文

法當然先儒以為存諸侯鑿矣其說更詳具十六年

大夫盟下不地者會盟兩事故雖同地必再書于某

地此與雞澤皆盟也故承上文從省不列序大夫者

上旣列序諸侯矣大夫係於諸侯故前目後凡例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妾母不備禮特從公之謚以定姒書此定姒則謚也故不嫌從同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杜註受貢賦多少

之政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

陳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不書及者比巫于

內臣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按春秋內魯凡魯大夫與外大夫同役必主魯大夫書及此獨列序而不主仲孫蔑書及者葢二國同受晉命各自其國往會故不可以言及而會盟非下文戌陳比凡在列者必書又不可獨書內事也若書仲孫蔑會衛孫林父吳

人于善道更無以見晉使二國先往會吳之實矣文

固各有所當歟

秋大雩

杜註雩夏祭所以祈甘雨旱則又修其禮雩而獲雨

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莒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所以稱人者與諸侯列序獨以國舉則于文不順故稱人來聽諸侯之好故不殊會皆文法當然無義例也傳稱盟于戚不書者杜註不以盟告廟非也凡諸侯會盟皆先會而後盟此獨先盟而後會蓋晉之合諸侯原重在會吳吳只與會而不與盟故諸侯之盟不書者輕其事也鄫與會者四年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之而敗于邾故穆叔以為不利乞復

還之而使鄟大夫聽命于會臧孫紇救鄟不書者春秋為魯諱敗君將則書戰而不書敗大夫將則並不書戰盞君舉必書大夫非君比也故諱其敗即並不書戰觀春秋所書內大夫侵伐傳未有言其敗者則諱其敗即並其侵伐而諱之審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不書諸侯戍陳者杜註諸侯在戚皆受命戍陳各還

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傳楚子囊為令尹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杜註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會城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傳宋樂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傳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傳鄫恃賂也杜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

故滅之按公穀不𦂳非杞之説不可信聖人既明書莒人滅鄫矣其為莒人以兵滅之無疑但左氏恃賂之説亦未必然五年穆叔既以屬鄫為不利而使聽命于會矣復何賂之可恃耶

冬叔孫豹如邾

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杜註平四年狐駘戰

季孫宿如晉

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且聽

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晏弱圍萊三月入萊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按君將稱君吏文定例此既稱齊侯則左氏云云恐非其實抑或經文齊侯乃齊師之誤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盎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三卜在春分後啟孟

獻子曰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傳南遺為費宰叔孫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經自莊公以後蝡不書螽然後書蓋不可勝書故書其重者耳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不書救者以陳侯逃

歸而兵遂中止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按鄭僖公之卒三傳皆以為弑而經獨以卒書胡氏遂力主公穀為中國諱之說果爾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是時鄭子駟當國襄二年傳稱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距此纔五六年耳安有髡頑欲從晉不勝其臣之欲從楚遂因此而被弑之理况髡頑既卒若果如公穀之說即應改而從楚矣何以明年鄭子

國子耳又欲求媚於晉而侵蔡耶此正所為事有乖謬所當信經而廢傳者也如會而卒于鄵必書未見諸侯者按公羊傳傷而返未至乎舍而卒其所謂傷而反者不足信至云反未至乎舍而卒則事理之可信者葢髡頑如會甫至會所得暴疾未及與諸侯相見遽返至于鄵而卒其卒也乃既至會所返而卒于鄵非未至會所往而卒于鄵也惟既至會所以暴疾返而卒于鄵故傳聞異詞遂誤以為弒然會所非行

弑之地若于會所而弑其君則形迹彰徹獨不虞大書於册未見云者理應相見之詞也諸侯相見曰會理應相見則其已至會所不待言葢特著其以暴疾卒而不忍誣其臣以大惡之名忠厚之道也若第書鄭伯髡如會丙戌卒于鄵則似往而卒于鄵而其事之實無由見矣不書有疾者卒不言疾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言疾是其例也不書返者當其返之時病勢已殆特至鄵乃絶耳非病者自返故不

可以言返也髡頑書名者以卒故名非名其如會也

與吳子遏伐楚書名同義

陳侯逃歸

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陳侯逃歸春秋書逃凡三見莊五年鄭詹僖五年鄭伯及此皆恥之之辭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正義曰文襄之制諸侯三年而聘五年而朝自襄以後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故公朝而稟其多少之數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杜註鄭侵蔡欲以求媚于晉不言敗惟以獲告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按鍾離以後卿皆列序此獨稱人者左氏以為尊晉侯非也春秋嚴上下之分故公及外大夫盟概不書公以其降等屈班諱之也此會晉侯不欲煩諸侯意非不善而不使大夫與之會乃以伯主之尊下與諸侯之大夫齒則降等屈班為已甚矣而外事又不可不書晉侯

也故人諸侯之大夫人者輕之之詞見其不足與諸侯抗所以著晉侯之失也或謂諸稱人者皆非卿左氏以為蔡高厚宋向戌衛甯殖薳傳聞之誤今仍從左氏謂賓卿稱人者命朝聘之數大事也晉君親在故魯使卿預會諸侯必無敢使微者預會之理程子云以經辨傳之真偽必以義例求之一無可通然後可決其偽耳若不悉心以求第見傳與經少有齟齬即以傳為不足信則啖趙之病與穿鑿等又未免矯

枉過正之失矣鄭伯因獻捷而親聽命春秋無譏焉

故書爵從恒辭

公至自晉

會鄟未歸而如晉故會鄟不致而以自晉致

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杜註莒既滅鄆魯侵其

西界故伐魯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云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執其咎乃及楚平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傳報韓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傳穆姜薨于東宮杜註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姜穆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諸侯伐鄭師于氾令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三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杜註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按杜註以同盟之同統鄭及諸侯皆在內其說恐不確此盟及十一年盟于亳城北鄭皆在列以為同鄭猶可耳若成十七年盟于柯陵鄭實不服而亦書同盟何說乎其辨詳二十三年盟于重丘下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惟彊是

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先在柤晉帥諸侯往會之故會而又會與成十五

年會吳于鍾離義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向戍焉荀罃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汪氏克寬曰偪陽與柤皆在今沛縣乃吳人入中國之要衝柤之會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按此說于情事極合惟原為謀滅偪陽而會故書曰遂所為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

戲之盟未歸而如柤故以後會致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公受偪陽故挼傳稱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故鄭皇耳侵衛楚令也又稱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而經皆不書葢經止欲著鄭之從楚耳既書伐宋則因衛救宋而伐衛不必言矣至伐我西鄙不

書者卓氏爾康曰伐宋之師聲言伐魯志在還兵取蕭魯不受兵故不書其説似得其實圍蕭亦不書者殆不告故

晉師伐秦

傳晉荀罃侵秦報其侵也杜註荀罃不書不親帥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傳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曰爾車非禮也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十月戊辰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按殺大夫必書官此不書官者蓋上書國殺則下必書

大夫若以盜為文則止以名見義不關乎大夫也稱盜者或謂陰賊不知為何國之人故稱盜非也春秋稱盜殺凡三見此年傳明書尉止及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矣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亦明書齊豹矣豈不知何國之人耶葢私有仇于其人並不假君命而殺之者則書之曰盜所以然者其君既不與聞又諱其國之無政以致羣下相殺故飾其辭而以盜殺告舊史遂承而書之而書盜殺則其國之無政

可見故聖人亦仍之而已盜殺陳夏區夫傳不載其
事當亦此類惟殺蔡侯申則真陰賊不知何國之人
耳惟不知何國之人故不稱弑以非其君也望溪先
生說具載本條下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
還楚人亦還按虎牢係之鄭者以既城于晉疑其為
晉地故還係之鄭以見其為鄭之巖邑也戍虎牢則

鄭不得不服矣不書諸侯戍鄭虎牢者與戍陳同義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杜註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正義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註云大國三軍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葢自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萬也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一軍出自六鄉則

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止于一萬二千五百家也望溪先生曰作三軍者季氏自為一軍孟叔共為一軍而公徒為三軍也孟孫取四之一叔孫取四之二故共為一軍而公所得之五為中軍惟中軍屬公故後復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按書不郊不書免牲盎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留以待後卜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傳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楚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師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
晉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
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堠禁侵掠杜註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
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觀兵而不果伐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註既成後告故書在蕭魚後書行人者說見莊十

七年齊人執鄭詹下

冬秦人伐晉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少

秦師而弗設備戰于櫟晉師敗績杜註不書敗績晉

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傳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遂者繼事而加甚之詞

夏晉侯使士鲂來聘

拜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十一年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杜註魯使二卿並會敬事伯主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介亦列于會接齊宋衛稱人必非卿也左氏惰不書之說不足信下伐秦

書衛北宫括卿也左氏又以為攝盖誤信傳聞從而為之辭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乃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晉與秦兵爭止此

己未衛侯出奔齊

傳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寗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不書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以自奔為文者義見桓十五年鄭

伯突出奔蔡下不名者諸侯出奔例不名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敗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衛有君矣伐之未

可得志而勤諸侯不如因而定之冬會于戚謀衛也

按孫林父在會蓋謀定剽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杜註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按不盟于國

而盟于劉其義未聞或謂下書劉夏逆王后因誤衍

劉字後人遂附會增于字以成文容或有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羊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䜾逆后使大夫非禮也故因其過我而書之不書王使所為婚禮不稱主人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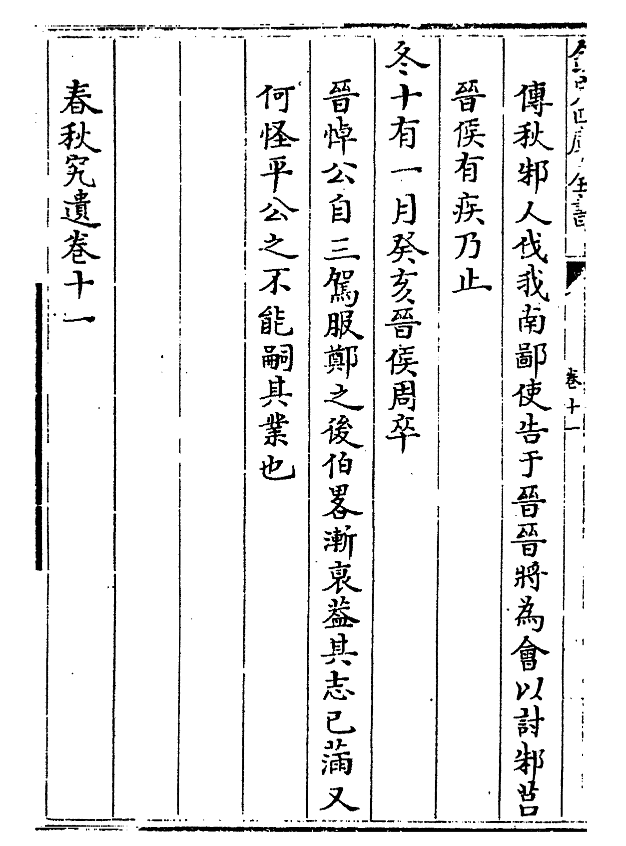
齊貳于晉又以衛侯衎在齊而季孫會戚以立剽故伐我凡師至中途止而不進曰次此不曰次而曰至殆至遇即還並未次止于其地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者孟氏私邑乃救之者公城其郛者季孫宿叔孫豹而孟孫皆不與焉非不與也蓋成被圍于齊竭其捍禦之力而使齊不能取而有之者孟孫也其力既竭于守迨齊師既退而城郭不完使宿與豹不為任其板築之役則成將不得為魯所有矣此同舟共濟之道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自三駕服鄭之後伯畧漸衰葢其志已滿又何怪乎公之不能嗣其業也

春秋究遺卷十一